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空巢老人幸福感的 多维透视及其提升路径

毕昌萍

(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杭州 310018)

摘要: 伴随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推进,以及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空巢老人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相比于城市,农村空巢老人基数更为庞大且面临诸多现实问题:物质幸福不容乐观,精神幸福令人担忧,过程幸福严重缺失,创造幸福逐渐丧失。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时代背景下,有效提升当前中国农村空巢老人幸福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鼓励和支持农民工返乡就业和创业,提升农村空巢老人的过程幸福感;积极探索农村地区的养老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障农村空巢老人的物质幸福感;传承、弘扬传统孝道文化,提升农村空巢老人的精神幸福感;传承、弘扬乡村民俗文化,重塑农村空巢老人的创造幸福感。

关键词: 农村空巢老人;幸福感;乡村振兴;提升路径

中图分类号: C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9)04-0155-08

The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and improving path of happiness for rural empty-nest elderly on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I Changping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e empty-nest elderly is a special group along with the progres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nd the deepening of aging. Compared with the city, the rural empty-nest elderly population is larger and many real-life problems are faced. For example, material happiness is not optimistic; spiritual happiness is worrying; process happiness is seriously lacking; creating happiness is gradually lost. In the background of vigorously implemen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we can start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happiness of the current empty-nest elderly in rural areas in China: encourage and support migrant workers to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s for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to improve the empty-nest elderly's process happiness; actively explore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supply of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to ensure that the material happiness of empty-nest elderly;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traditional filial piety culture to enhance the spiritual happiness of empty-nest elderly;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rural folk culture to reshape the creation happiness of empty-nest elderly.

Key words: rural empty-nest elderly; happiness; rural revitalization; improving path

收稿日期: 2018-08-26 网络出版日期: 2018-12-28

基金项目: 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Z18JC118);浙江省高等教育“十三五”第一批教学改革研究项目(JG20180095);浙江省教育厅高校访问学者教师专业发展项目(FX2016015)

作者简介: 毕昌萍(1973—),女,安徽寿县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幸福学方面的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1]。无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题中应有之义,它具有全民性、全面性和可持续性。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代背景下,获得感、安全感更应该体现在全民幸福感普遍提升上。当前,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的是中国老龄化和空巢化趋势日益严峻。《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2]指出,中国空巢老年人口持续增加,2012年底为0.99亿人,2013年突破1亿人大关,预计到2030年中国“空巢老人家庭”占老年人家庭的比例将达到90%,届时将面临高度空巢化现象。相比于城市,农村老龄化和空巢化形势更为严峻。据中国民政部门统计,截至2016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23086万人,占总人口的16.70%。^[3]目前,中国约60%以上的老年人口在农村^[4];空巢老年人(老年夫妇户、独居老人)占老年人口的比例为51.30%,其中农村占51.70%^[5]。由此可见,农村空巢老人占比高于城镇空巢老人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有效提升农村空巢老人的幸福感,不仅是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更是迫在眉睫的新时代课题。鉴于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空巢老人家庭规模相对庞大且面临诸多现实问题,本文主要以农村空巢老人群体为研究对象,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背景,探究提升农村空巢老人幸福感的有效路径。

一、文献回顾

“空巢”(Empty nest)一词早在20世纪60—70年代由美国社会学家伊夫宁·M.杜瓦尔在家庭生命周期(Family life cycle)理论^①中提到,随后逐渐在社会人口学领域受到关注。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Rosow^[6]探析社会支持对空巢老人心理健康的影响,Spence等^[7]从家庭生命周期与社会角色转变角度对女性空巢老人的心理状况进行研究。20世纪80年代,Koller等^[8]、Lawton等^[9]从社会学角度对空巢老人进行研究,空巢老人首次被引入社会学领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陆续发表有关老年空巢家庭的成因等系列研究成果^[10-12],但对空巢老人幸福感的研究依然少见。随着空巢老人逐渐增加及相伴生问题的出现,学界将研究重点聚焦于空巢老人幸福感,涉及心理学、社会学、老年学、经济学等领域。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

方面:

其一,空巢老人幸福感现状研究。Koller等^[8]发现,独居空巢老人存在较大的社交孤立(Social isolation)风险,较易产生心理紊乱。研究表明,同子女分开居住的空巢老人自我评价水平普遍偏低^[13]。You等^[14]认为,空巢老人比非空巢老人的抑郁程度要高。Liu等^[15]发现,偏远山区空巢老人的生活满意度较低,表现出更多的痛苦、不适、焦虑和抑郁。

其二,空巢老人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Spence等^[7]发现社会角色丧失影响空巢老人的幸福感。Yetter^[16]发现男性空巢老人生活满意度较高。Cloutier-Fisher等^[17]指出亲人的支持能给老人带来更多动力。Lawton等^[9]、You等^[18]认为,居住方式对老人幸福感有一定影响,非空巢老人的幸福感明显高于空巢老人的幸福感。此观点也得到Keliman等^[19]的认同,他们研究预测未来将有更多的空巢老人不愿再独自居住。国内学者张杰等^[20]、吴芳等^[21]、罗娟等^[22]等认为,空巢老人幸福感与年龄、性别、婚姻、经济状况、子女探望频率等有关。张园^[23]、吴芳等^[24]、王贵鑫等^[25]指出,社会关系、自我效能是影响城市空巢老人幸福感的关键因素。

其三,空巢老人幸福感提升路径研究。Kahya等^[26]认为居家养老可以提高空巢老人的幸福感。Greenfield等^[27]主张进行教育干预和心理干预。Mair^[28]、Sun等^[29]主张加强空巢老人社会支持系统建设。国内学者王郁芳等^[30]主张构建农村空巢老人精神养老支持体系,谷青芳^[31]主张推行社区卫生服务建设、建立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提升空巢老人幸福感。

上述成果为本文提供了良好借鉴,但仍存在不足:以往研究多限于城市空巢老人或某一地域空巢老人的幸福感研究,对农村空巢老人幸福感现状的梳理较少,也未能针对性提出农村空巢老人幸福感的提升路径。基于此,本文以农村空巢老人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围绕物质幸福、精神幸福、过程幸福、创造幸福^②深入阐述农村空巢老人幸福感现状。在

① 美国社会学家伊夫宁·M.杜瓦尔(Evelyn M Duvall)将家庭生命周期分为八个阶段,分别是:结婚后无孩阶段;生育孩子阶段;学前子女在家阶段;学龄子女在家阶段;少年子女在家阶段;子女离家阶段;从第一个孩子离家至最小一个孩子离家外移;无子女在家的空巢阶段;鳏寡阶段。

② 依据幸福的内容或获得幸福所借助的载体、幸福感产生的时段、幸福的获得是否体现出价值,将幸福分为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过程幸福与结果幸福,消费幸福与创造幸福。参见:毕昌萍.中国传统文化的幸福思想及当代价值[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43-48。

此基础上,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背景,探讨农村空巢老人幸福感的提升路径。

二、农村空巢老人幸福感的现状

(一)物质幸福不容乐观

生存需要是人最基本的需求,当这一需要得以满足或实现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幸福体验。这种由物质生活的满足所产生的幸福感,即物质幸福。^{[32]43} 物质幸福的表现是生活富裕和躯体健康等^{[33]3}。

一方面,物质幸福的实现离不开一定的经济基础。于农村空巢老人而言,他们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简称第四次调查)结果^[5]显示,2014年农村老年人保障性收入比例为36.00%,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家庭转移性收入等非保障性收入的比例为64.00%。农村空巢老人大多务农无退休工资可言,加之年龄、身体状况及农村实际生活水平等因素,其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少之又少。保障性收入亦是处于尴尬境地,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34]显示,截至2016年底,全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月人均超过105元。但相对于日渐高涨的物价仍是杯水车薪,无法维持基本养老需要。在此情况下,家庭转移性收入等非保障性收入(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等的给予赡养费)成为农村空巢老人的主要经济来源。数据表明,在农村空巢老人的收入中,只有35.80%依靠自己劳动所得,依靠子女经济供养的高达40.20%,依靠政府、亲戚和他人资助的占24.00%。^[35]显然,子女的经济支持是农村空巢老人主要的收入来源,也成为影响空巢老人物质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无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老年人相比较,有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老年人对生活感到满意的概率约高出4.30%。^[36]但是,子女每年给予父母的赡养费也因各自小家庭的宽裕程度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一般每年付的赡养费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村空巢老人的家庭转移性收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和不稳定性。所以,就物质幸福的表现——生活富裕而言,多数农村空巢老人经济拮据,总体生活质量不高。

另一方面,物质幸福离不开躯体健康。由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生活水平、卫生状况、医疗条件较差,农村空巢老人的患病率较城市高出许多。第四次调查数据^[5]显示,“健康状况自评”一项,城镇老年人自评“好”的占37.60%,而农村老年人

仅为27.70%。在农村空巢老人中,27.20%为健康状况较差的,65.50%患慢性疾病,高达70%~80%长年患病,很多老年人常年被疾病困扰。尤其是农村高龄空巢老人群体患病率、发病率更甚,死亡风险剧增已成为农村大量高龄空巢老人面临的共同问题。第四次调查数据^[5]显示,中国老年人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全国“失能”与“半失能”老年人约为4063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8.30%。身体健康状况是影响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其对幸福感的影响力甚至比收入状况带来的影响力还要大。一些农村空巢老人自身无收入或收入微薄,子女经济支持有限,政府补贴甚少,一旦身患重症,便无力承担高昂的医疗费用。疾病缠身的农村空巢老人往往幸福感偏低。不可否认,当前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初步建立,新农合和新农保的实施构筑起农村老人应对疾病和年老风险的防范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其幸福感。但保障力度低,覆盖面有限,且大病、重病医疗报销比例较低,整体而言对农村空巢老人物质幸福感的提升有限。

(二)精神幸福令人担忧

精神幸福即精神生活的幸福,是人的精神方面的需要、欲望和目的得到实现的幸福。^{[33]3}于农村空巢老人而言,他们精神方面的需要、欲望、目的,其实很简单——亲情、陪伴、抚慰,但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这些却变得近乎奢侈。中国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652万人(同比增加481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同比增加251万人)^[37]。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意味着传统家庭结构逐渐瓦解,农村空巢化现象日渐严峻。同时,伴随人口流动加剧、居住条件改善、“421”核心家庭结构成为主流趋势,传统家庭观念逐渐转变,儿女满堂、子孙绕膝的传统生活习俗已为鲜见,这些加剧了老年人的被“遗弃”感。加之老人的社交圈和娱乐方式有限,“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成为农村空巢老人孤寂的生活常态。

为确保老年人权益得到保障,2013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38]规定:不得在精神上忽视、孤立老人,特别强调与老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要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人。不可否认,政府的出发点是期望从法律层面敦促子女履行对老人的精神赡养义务。但在实际生活中“常回家看看”不尽如意。调查表明,儿女回家探望老人每月一次仅占11.11%,半年一次占24.44%,一年一次占60.00%,两三年一次占4.45%。^[39]许多农村空巢老人长期处

于孤独、情感压抑状态,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失落、抑郁等情绪。第四次调查^[5]显示,老年人精神慰藉服务严重不足,农村老年人精神孤独问题尤为突出,10.2%的老人感到不幸福,35.1%的老人感到孤独,独居的和没有配偶的老人感到孤独的比例更高。研究表明,我国空巢老年人抑郁患病率为40.4%,轻度和中重度抑郁患病率分别为43.2%和9.3%。^[40]

一组组惊人数据,传递出当前农村空巢老人精神幸福令人不安的现状。虽然近年来中国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但事实上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落后偏远山区的农村,文化设施匮乏、娱乐形式单一,看电视、听广播、看报纸、打麻将、玩纸牌往往成为农村空巢老人主要的精神文化生活。但这些简单的娱乐形式也仅能打发他们空虚寂寞的时光,无法真正填补亲情的缺位。更何况有些年事已高的农村空巢老人,除了偶尔购买些菜米油盐等生活用品,多数情况下足不出户,常年处于半封闭状态。农村空巢老人精神生活呈现出严重的“荒漠化”趋势,精神生活的空虚和寂寞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村空巢老人的幸福感。

(三)过程幸福严重缺失

幸福是一种过程,是一切物质的东西所无法取代的。于农村空巢老人而言,“子女满堂、儿孙绕膝、含饴弄孙”几代同堂的家人相聚尽享天伦之乐的幸福情节构成他们心中的幸福模样,“和孩子、孙子一起吃饭、聊天,家庭团圆,就是现在最幸福的事”,这是源自空巢老人最朴实、最真实的幸福界定和幸福想往。

然而,伴随中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推进,传统家庭模式渐行渐远,直至趋向解体,三代同堂、四世同堂的景象已为鲜见。过程幸福对于多数农村空巢老人来说,变得近乎奢侈。子女们为了生计背井离乡,孙辈们多是跟随父母外出生活、学习,成年后即外出求学、工作,然后扎根于求学、工作的城市或国家,甚至连结婚、生子等终身大事都会选择在居住地完成。留守家乡的空巢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长辈由于身体状况欠佳,多是无法参与、分享其中的幸福时光。没有了参与感、仪式感、分享感所带来的过程幸福,取而代之的是挥之不去的过程孤独。“孤独死”这一令人揪心的伦理问题频频在空巢老人群体中发生。据媒体报道,2017年中秋,南京一独居空巢老人离世两个月后被发现,遗书言:“XX,我于昨晚(农历八月十五)走了,走时心如止水……”^[41]老人在中秋团圆之际孤独终老,不得不引起我们对于空巢老人过程幸福缺失的关注。中国青

年报一项调查数据显示,89.00%的受访者感觉空巢老人情感寄托缺失严重,91.40%的人表示老有所养绝不仅限于衣食无忧,更重要的是情感需要,71.50%的人呼吁子女加强对老人的精神赡养。^[42]目前,中国家庭中的“独居空巢家庭”占16.40%,“夫妻空巢家庭”占15.37%。^[43]独居空巢老人比夫妻同住空巢老人群体更为庞大,形势更为严峻。美国新精神分析派代表人物艾里克森的“人生发展八阶段理论”^①指出,60岁以上的老人正处于人生发展八阶段的最后一个阶段——自我调整与绝望期的冲突。这一时期是也空巢老人心理危机集中凸显期,他们的心理和精神状态会出现较大的波动,主要表现为:焦虑、抑郁、负性情绪等。此时,他们对亲情有着强烈的依赖感和心理渴求,精神慰藉的严重缺失会让他们产生悲观厌世、自我嫌弃,甚至绝望的念头。尤其是那些独居空巢老人,其孤独感更严重,生活满意度更低,幸福感也因此更加低迷。

对于农村空巢老人来说,子女的关爱与陪伴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农村空巢老人过程幸福的缺失,无法用金钱或其他物质性的东西弥补,抑或若干年后给予补偿。“子欲孝而亲不待”不仅是个人的悲痛和家庭的遗憾,更折射出整个社会的悲痛和遗憾。

(四)创造幸福逐渐丧失

美国心理学家 Snyder 等^[44]研究表明,人们在追求和实现有价值、有意义的目标过程中会产生独特的自我成就感和幸福体验。这种成就感和幸福体验就是创造幸福,是主体在从事物质财富或精神财富的创造性活动中,由于感受到自身存在的意义及价值的实现而产生的幸福体验。^[32]⁴⁹意义、价值的指向是预设目标的付诸实践或实现,其实践或实现程度影响着目标追寻者的幸福感强度。就农村空巢老人而言,他们在身体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大多会选择劳作,实现创造财富的价值感和自我养老的成就感。但随着年事渐高,空巢老人的劳动能力逐渐丧失,不得不中止田间地头劳作。从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转化为被给养者,由壮年“诸事不求人”到老年“事事得求人”,从一家之主的“决策者”转变为“参政党”甚或“在野党”,这种社会地位和角色的转化,往往使他们产生强烈的落差感、边缘感和价值缺失感。如此,他

^① 埃里克森认为,人要经历八个阶段的心理社会演变,这种演变称为心理社会发展(psycho-social development)。八个阶段包括四个童年阶段、一个青春期阶段和三个成年阶段,其中成年阶段的最后一个阶段是成熟期(65岁以上):自我调整与绝望期的冲突。

们会不自觉地将劳作时的热情渗透到照顾子女晚辈的生活点滴中。而实际上由于子女晚辈少在或不在身边,很多情况下老人没有“被服务对象”。余热无处生辉、爱心无处安放,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他们的边缘感、无用感。“老无所为”和“老无所用”往往成为空巢老人心底的阴影。

依据艾里克森“人生发展八阶段理论”,60岁以上的老人正处于“自我调整与绝望期的冲突”阶段。在此期间,如果空巢老人在面临“丧失”(社会角色、亲情、健康和理想)时,能够采用积极的方式进行调整 and 适应,以维持自我同一性,那么个体将拥有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反之,如果无法应对“丧失”,则主观幸福感较低。^[45]多数空巢老人由于社会角色、家庭角色、亲情等丧失,短时间内很难接受现实、接纳自我,尤其是当他们感受不到自己对家庭的贡献或价值时,消极情绪往往占据上风,甚至产生极端想法,出现过激行为。能否有效调适、应对空巢期“丧失”,实际上涉及到“自我效能感”^①问题,自我效能感与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自我效能感越高,其主观幸福感也越高,反之则越低。这就意味着,如果空巢老人对过去生命故事自我整合的“满足感”能够延续到当下和未来,将拥有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反之,如果无法对过去进行整合或者整合失败,则主观幸福感较低^[45]。拥有高自我效能感的老人,能以积极的心态接受当下、接纳自我,摒弃“被给养者”的传统思维模式,开辟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此,空巢期丧失感便会淡化,创造幸福感会相应增强。

三、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开拓 农村空巢老人幸福感提升的新路径

在中国政府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时代背景下,有效提升农村空巢老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鼓励和支持农民工返乡就业和创业,提升农村空巢老人的过程幸福感

农村空巢老人是伴随中国现代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推进而逐步出现的。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加剧了当前农村“空心化”和农村老人“空巢化”的问题。2018年2月,中国民政部印发的《关于加强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工作的意见》^[46]指出:“子女或其他赡养人、扶养人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留守老年人,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对赡养人、扶养人不履行赡养、扶养义务的……要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意见》的出发点是要解决农村留守老人

由于缺少陪伴或看望而产生的精神或心理慰藉问题。但现实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留守”与“外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无疑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契机。报告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1]“产业兴旺”位列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五大要求之首。没有产业的兴旺,就没有理想的就业和收入,就不能吸引和留住年轻人。^[47]对于外出务工人员来说,如若既能在家陪伴父母妻儿,又能有着一份不错的工作和可观的收入,自然是两全之策。这就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鼓励、支持、引导、扶持乡村产业的发展,通过政策保障、资金支持、技术指导以及专项培训,引领乡村产业快速、健康发展,形成一定的气候和规模,增强乡村吸引力;鼓励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创业;将那些“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且年富力强的劳动力吸引回农村。如,政府通过扶持发展乡村旅游业和打造地方特色民宿产业并举,为返乡人员提供就业、创业的机会,让返乡就业、创业的人员留得安心。

农民工返乡不仅能为乡村发展做贡献,更重要的是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农村空巢老人的过程幸福感。从短期来看,农民工返乡可有效缓解农村“空巢化”现象。相比之前的背井离乡,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留守”与“外出”的矛盾。“父母在,不远行”从传统的理想变成美好现实,返乡子女得以实现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平衡,“常回家看看”从法律层面的刚性规定变成了现实层面的常态化行为,原生家庭的回归成为可能。从长期效果来看,农民工返乡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农村“留守儿童”现象,同时也将直接影响随迁求学子女的陆续返乡,几代同堂“儿孙膝下绕”的传统家庭模式有望回归。子女辈返乡创业、就业,孙辈们返乡求学,能给予农村空巢老人更多的看望、陪伴,心理慰藉不再缺位。同时,由于子女后代回归,留守家乡的空巢老人之于家庭活动的参与感、仪式感也将逐渐增强。这些都将大幅提升农村空巢老人的过程幸福感。

^① 自我效能感(Sense of self-efficacy, SSE)由美国心理学家Bandura于1977年首次提出,是社会认知理论中一个核心概念。它是指个体在某一特定环境中,对自己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或者很好适应环境中的改变的一种信念。

(二)积极探索农村地区养老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障农村空巢老人的物质幸福感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中国养老领域集中体现为“广大老年人过上幸福晚年生活的期盼不断提高而政策措施、工作基础、体制机制等还存在明显不足”^[48]。因此,亟待探究农村地区养老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障老年群体尤其是农村空巢老人共享改革红利,提升农村空巢老人的物质幸福感。

首先,加大对农村空巢老人的财政倾斜力度。各地政府应根据当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实际,结合农村空巢老年群体对“美好生活”的意愿和诉求,参照职工养老保险办法,加大对农村空巢老人基础养老保险金的发放额度,制定区分不同年龄段空巢老人养老金的发放额度标准,酌情对高龄、多病空巢老人发放高龄津贴和长寿补贴。同时,在保障农村空巢老人基本医疗需求的基础上,适当提高农村空巢老人医疗保险报销的比例。尤其需要重点关注高龄、患病的空巢老人,确保其病有所医,提高其身体健康水平。

其次,增加村级养老机构的数量,提升其服务内容与服务质量。目前村级养老机构的数量、提供的床位,服务内容与质量,与农村现实养老需求仍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地方政府需酌情增加村级养老机构的数量,同时在服务内容上,除提供基础性的日常照料、家政服务外,向康复护理、教育培训、法律咨询等下游产业延伸,建立信息化的服务平台,推动线上线下的养老服务融合发展。^[49]通过“医养结合”的新型养老模式,确保农村空巢老人真正实现老有善养。

再次,鼓励地方企业和私营业主为健康状况良好的低龄空巢老人提供从事生产、服务的岗位。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为老年人发挥作用创造条件,引导老年人保持老骥伏枥、老当益壮的健康心态和进取精神,发挥正能量,作出新贡献。”^[50]中国正值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实施时期,可由政府引导、社会支持、民间投资等多方合力,为那些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农村空巢老人提供合适的工作岗位,让他们发挥余热,感受到老有所为。

(三)传承、弘扬传统孝道文化,提升农村空巢老人的精神幸福感

传统孝道文化包含社会成员的孝意识以及孝行为的内容与方式等^[51],对于敬亲、奉养有着具体的规范。《孝经·纪孝行章》载:“孝子之事亲也,居则

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焉,然后能事亲。”传统孝道体现在后代侍奉父母至亲的饮食起居、生老病死各方面。抑或说,传统孝道更加重视现实人生的价值导向,注重父母至亲的心灵慰藉。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孝道与现代道德主旨相通,对于当下每一个体和家庭来说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引领作用,是建设新时代家庭伦理、社会伦理的积极力量^[52]。孝道文化回归,不仅可以让空巢老人生活上得到更好的照顾,更重要的是从子女的孝心孝行中获得心灵慰藉与精神满足,从而有效提升农村空巢老人的精神幸福感。

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地方政府、社会贤才给予一定的政策建议、技术指导、资金支持,适时为乡村孝道文化的振兴搭建平台,对传统孝道文化进行一定程度的转化、融合和提升,并赋予其新的时代性特征。首先,把孝道文化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进行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广泛树立孝道意识,让孝道回归家庭道德、社会美德的本来位置。如,可在村民委员等基层组织的领导下,邀请新乡贤或著名专家指导编撰《家规家训》《村规民约》等文化宣传手册。同时,可开展以“传承家风、恪守家训”为主题的教育活动,评选“孝道之家”,树立孝道典型,鞭策不孝行为和孝道文化,在乡村形成孝行光荣、不孝可耻的良好风气。其次,在乡村设立孝道文化研习班或传承基地。以乡村青少年群体为主要教育对象,定期邀请新乡贤、专家学者开展孝道文化知识讲座,定期组织乡村幼儿园、中小学生学习,让孝道文化从娃娃、青少年群体抓起,实现代际传递。再次,教育部门要加强对学生的孝道教育,可考虑孝道文化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让孝道文化成为提升当代青少年学生人生修为的必修课。比起法条要求子女“常回家看看父母”的刚性规定,孝道文化回归,是根植于内心的自觉自律,将给予农村空巢老人更多的精神关怀,大幅提升其精神幸福感。

(四)传承、弘扬乡村民俗文化,重塑农村空巢老人的创造幸福感

乡村孕育着丰厚的民俗文化,乡村的老一辈群体中有很多“隐形”的能人巧匠、乡贤达人,他们曾是乡村民俗文化遗产的主心骨和主力军,乡村民俗文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承载着农村空巢老人的精神寄托和价值追逐。当下,乡村民俗文化逐渐衰落乃至消弭,文化遗产的断层状态让农村空巢老人丢失了最后的精神依托。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重塑农村空巢老人的创造幸福感,务必将空巢老人群体的文化潜

能激发出来,充分发挥他们的贤才智慧,让优秀民俗文化在广大农村地区生根发芽、弘扬传承,为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添上一道亮丽而独特的景致。

各地政府可给予乡村一定的指导建议和资金支持,加大扶持和宣传力度,充分调动乡村老年群体参与的积极性,让他们成为乡村民俗文化的咨询者、组织者、重塑者和主力军,开辟独具特色的乡村“老年人活动中心”,成立歌舞队或歌舞培训班,开办打腰鼓、扭秧歌、唱红歌、剪纸、插花、象棋、太极拳等培训班。如此,既提高了农村老年群体的社会参与性与社会适应能力,拓展了他们的社交范围,又丰富了农村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让他们切实享有文化获得感。同时,通过此渠道唤醒了一代人的乡村民俗文化记忆,着重培养新时代青年一代的传承人,继承弘扬乡村民俗文化,把“美丽乡村”打造成“有乡愁”的特色乡村。更重要的是,让农村老年群体尤其是空巢老年群体在岁月末梢重新找回自我价值和人生追求,真正意义上实现“老有所为”和“老有所乐”,让空巢老人的创造幸福感在乡村文化振兴中“复活”。

四、结 语

农村空巢老人的幸福感提升如何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推进,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迫在眉睫的时代课题。由于幸福感隶属于主观范畴,同时亦受制于客观因素,这就决定了当前农村空巢老人幸福感的提升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家庭、个体等多方联动、多管齐下、齐头并进。本文针对现有农村空巢老人幸福感研究文献存在的“较少对农村空巢老人幸福感现状进行综合研究”、“较少提出针对农村老人幸福感的提升路径”这两个问题,综合考察农村空巢老人幸福感的四个维度现状,提出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空巢老人幸福感的提升路径。本文希望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空巢老人幸福观的转变与提升提供指导,也为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及国家在老年人社会保障方面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和有益参考。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 吴玉韶,党俊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

-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2016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EB/OL].(2017-08-03)[2018-07-26].<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gb/201708/20170815005382.shtml>.
- [4] 刘庆.农村空巢老人养老问题探究[EB/OL].(2017-08-24)[2017-12-26].<http://www.cncaprc.gov.cn/contents/16/183388.html>.
- [5] 钟长征.三部门发布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成果[J].中国社会工作,2016(29):6.
- [6] Rosow I. Old people: Their friends and neighbors [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970, 14(1): 59-70.
- [7] Spence D, Lonner T. The “empty nest”: A transition within motherhood [J]. The Family Coordinator, 1971, 20(4):369-375.
- [8] Koller K, Gosden S. On living alone, social isolation and psychological disorder[J].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4, 20(1):81-92.
- [9] Lawton M P, Moss M, Kleban M H. Marital status, living arrangements, and the well-being of older people [J]. Research on Aging, 1984,6(3):323-345.
- [10] 徐宪.空巢家庭成因及其调适[J].社会科学研究,1995(5):96-100.
- [11] 肖汉仕.我国家庭空巢现象的成因及发展趋势[J].人口研究,1995(5):13-16.
- [12] 熊汉富.空巢家庭:一个应当关注的老年群体:北京大学身边无子女家庭探析[J].人口研究,1998(3):51-53.
- [13] Li L W, Zhang J, Liang J. Health among the oldest-old in China: Which living arrangements make a difference? [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09, 68(2):220-227.
- [14] You K S, Lee H O, Fitzpatrick J J, et al. Spirituality, depression, living alone, and perceived health among Korean older adults in the community[J]. Archives of Psychiatric Nursing, 2009,23(4):309-322.
- [15] Liu L J, Guo Q. Life satisfaction in a sample of empty-nest elderly: A survey in the rural area of mountainous county in China [J].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2008,17(6): 823-830.
- [16] Yetter L S. The experience of older men living alone [J]. Geriatric Nursing, 2010, 31(6):412-418.
- [17] Cloutier-Fisher D, Kobayashi K, Smith A. The subjective dimension of social isolation: A qualitative investigation of older adults' experiences in small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J]. Journal of Ageing Studies, 2011,25(4):407-414.
- [18] You K S, Lee H O. The physical, mental, and emotional health of older people who are living alone or with relatives [J]. Archives of Psychiatric Nursing, 2006,20(4):193-201.

- [19] Keliman N, Christiansen S. Norwegian elderly less likely to live alone in the future [J].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2010, 26(1):47-72.
- [20] 张杰,张静平,李树雯,等.空巢老人心理弹性与焦虑抑郁情绪、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J].*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6(16):4083-4084.
- [21] 吴芳,张磊.城市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J].*管理观察*, 2014 (28):15-17.
- [22] 罗娟,毛久溢.贵州省农村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14 (2): 106-120.
- [23] 张园.城市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与社会适应能力关系分析[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2014:19-20.
- [24] 吴芳,冯冬燕.城市空巢老人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J].*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 2015(4): 483-488.
- [25] 王贵鑫,李嘉奇.空巢老人的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调查研究:以兰州地区为例[J].*中国管理信息化*, 2017(24): 194-195.
- [26] Kahya N C, Zorlu T, Ozgen S, et al.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physical deficiencies in the residences on elderly persons: A case study in Trabzon old person's home in Turkey [J]. *Applied Ergonomics*, 2009, 40 (5): 840-851.
- [27] Greenfield E A, Scharlac A, Lehning A J, et al.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examining the promise of the NORC program and village models to promote aging in place [J].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2012, 26(3):273-284.
- [28] Mair C A. Social ties and depression: An intersectional examination of black and white community-dwelling older adults[J]. *Journal of Applied Gerontology*, 2010, 10(29): 667-697.
- [29] Sun X J, Lucas H, Meng Q Y, et al. Associations between living arrangements and health — related quality of life of urban elderly people: A study from China [J].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2011, 20 (3): 359-369.
- [30] 王郁芳,何艺轩.农村空巢老人精神养老及影响因素研究[J].*桂海论丛*, 2018(2): 90-97.
- [31] 谷青芳.社区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变量及与社会支持的调查分析[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5(1): 45-48.
- [32] 毕昌萍.中国传统文化的幸福思想及当代价值[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 [33] 孙英.幸福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3.
- [34]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12333 深入乡村:话说居民养老保险[EB/OL]. (2017-03-30) [2018-07-26].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 zhuanti/jinbaogongcheng/jbgcdianhuazixunfuwu/jbgcdhzhxfwmtbd/201705/t20170525_271413.html.
- [35] 廖和平,付睿.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村空巢老人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基于五省 18 个自然村的调查数据[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6): 101-104.
- [36] 方黎明.社会支持与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1): 54-63.
- [3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2017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 (2018-04-27) [2018-06-20].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4/t20180427__1596389.html.
- [38]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二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G/OL]. (2012-12-28) [2018-04-21]. http://www.gov.cn/flfg/2012-12/28/content_2305570.htm.
- [39] 中劳课题组.为农村空巢老人筑个“巢”[J].*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014 (2): 39-40.
- [40] 辛菲,刘晓芳,杨光,等.中国空巢老人抑郁患病率的 Meta 分析[J].*中国卫生统计*, 2014(2): 278-281.
- [41] 搜狐网.痛心!独居老人中秋离世,死亡两个多月后被发现[EB/OL]. (2017-12-23) [2018-03-29]. http://www.sohu.com/a/212322563_646206.
- [42] 周易.89.0%受访者感觉空巢老人情感寄托缺失严重[N].*中国青年报*, 2013-06-14(8).
- [43] 毛奕文,殷盛明.空巢老人国内外研究现状[J].*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5(7): 4058-4060.
- [44] Snyder C R. Hope and other strengths: Lessons from animal far [J].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004, 23(5): 624-627.
- [45] 姜雅菁.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的探索性研究:基于 13 名空巢老人生命故事的叙事分析[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2013:1.
- [4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关于加强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工作的意见[G/OL]. (2017-12-28) [2018-01-11]. <http://www.mca.gov.cn/>.
- [47] 叶兴庆.振兴乡村首先要振兴乡村产业[J].*中国乡村观察*, 2018(6): 60-62.
- [48] 李斌.新时代,养老事业呼唤升级版(人民时评)[N].*人民日报*, 2017-10-30(5).
- [49] 于书伟.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困境及对策研究[J].*求实*, 2018(4): 98-108.
- [50] 新华网.习近平: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EB/OL]. (2016-05-28) [2018-08-15].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28/c_1118948763.htm.
- [51] 李伟.弘扬中华孝道文化构建现代家庭美德[J].*改革与开放*, 2018(17): 104-107.